

钟慧梅

诗歌

5. 听见十一月的脚步声
月坠地时，所有的落叶，花草，虫鸟
都汇聚在澧水出没的地段
等一场，祭奠

迎着阳光出生的蚂蚱，在
冷风喂养的夜里，极不情愿地
告别

泥土与雨雪之间，隐藏着
一股暗流
破土的烈焰，已集结完毕
春天，打着哈欠，在等待的凌晨，睁开
饱含希望的眼睛

我瘦成一颗细胞
躲进种子的胚胎里，偷偷
听，十一月奔涌向前的声音

6. 囚
在心里画一轮月
蝓蝓、蛔蛔、土拨鼠，都住进来

梦，驿动出田埂，茫茫
风，拍着胸脯
喊不出春天

那些被无数街灯占据的原野
早已无处下脚
雪，一层又一层的刷
雨，一桶又一桶的泼
雷，一道又一道地落
天与地，沦陷

我不再逃，也不再逃，返璞成猿
和蝓蝓、蛔蛔、土拨鼠为伍，在心里
卖力画一轮
没有门，也没有窗的月

7. 不等
等，还是不等
岁月的天秤在骨骼里
摇摆不定

母亲的脉络
熨贴着我桀骜不驯的灵魂
如，一朵花
守望在山崖

月色捣碎了鸟窝
鸟儿撒着野，拿怀孕的芦苇出气
我瘦成一根电线杆，和鸟群对峙

时光，在星星里醒来
嗖地一声，翻过囚笼的高墙
把我摔得老远老远

没等鸟儿发现
我的眼角就倒映出母亲稀疏的白发

8. 立冬
该添火煮饺子了。最后那片
被霜降催落的叶子
终于爬上了故乡的灶台

风，削尖脑门儿偷来芭蕉
一下，两下，三五下
情感饱满且浓烈地扇着
父亲，收藏起新报道的皱纹，带上猎狗猎枪
在村口，迎接又一年的雪

被褥已铺好。白棉喂养着关了窗的屋子
极像，有了我们的母亲
在一针一线里，站成一堵墙，遮住风的眼睛

火炉，在冬正式下发通知之前
依次散开

昼夜长间，母亲
瘦成一道闪电，丰盈着春天

9. 密码
母亲在酱缸里删减的脂肪
坠地，沉香
厨房裸露诱惑，强迫我
失足

时光在影子里发酵，月色
喂养的动物园们开始结果
我措手不及地打翻酱缸
与天地对峙

没有密码
天和地，都不让我
继承母亲的酱香

衣钵不甘心，在
一大串跳跃的数字游戏中
汗流浹背，气喘吁吁

10. 圆满之外
父亲把岁月塞进烟斗
青烟里
褶皱镌刻成季节的坐标

母亲纳着鞋垫
哼着小曲儿
催眠了在屋顶偷腥的猫

我晚归
那盏由父亲解开母亲点亮的灯
填满
刚刚被北风刮凉的眼睛

月亮被捏成线段
一头喂养生活
一头温暖你我

1. 重阳
时光老了又老。矮墙边
菊花拽着茱萸，卖力
挖一条通往山顶的路

屋檐下，祖父的烟斗，轻轻
向我挥手

容颜煎成故事
岁月静默，灵魂不言不语
拿一朵雏菊，在深秋的这一天
祭奠

备好香醇的包谷烧
我开始等待，等月亮升起
等普光禅寺入眠，茱萸在山顶发出信号

穿越梦境，和祖先密约

2. 一些善意的细节
火，极旺。炉里煮着生活，红焰
疯狂跳着茅古斯。她无法说话
只是拼命自然

生活沸腾了。良知轻叩时光，细节被拆骨，融入
腊肉的清香，米饭的清香，包谷烧的清香
在灶房，等待

噤里啪啦，她对世界狂妄，滋滋滋滋
她又向天地卑躬屈膝。细节的褶皱
虔诚如佛塔下的木鱼，在岁月里微微泛着青光
最后，悄然融成
心底最温暖的柔软和最坚毅的壳
一如母亲，祖母，外婆
围着灶台，用一生的善意
在每一份细节里无声告白

3. 应和
木鱼被掀翻，矛盾被和解，意念
不由自主地趋附
那些冠冕堂皇的桥段

灯红酒绿的灵魂，躲在

花枝招展的衣褶里
抽泣

良知裹满泪水禁锢成琥珀
带着体温与血色
在暗夜，接受岁月的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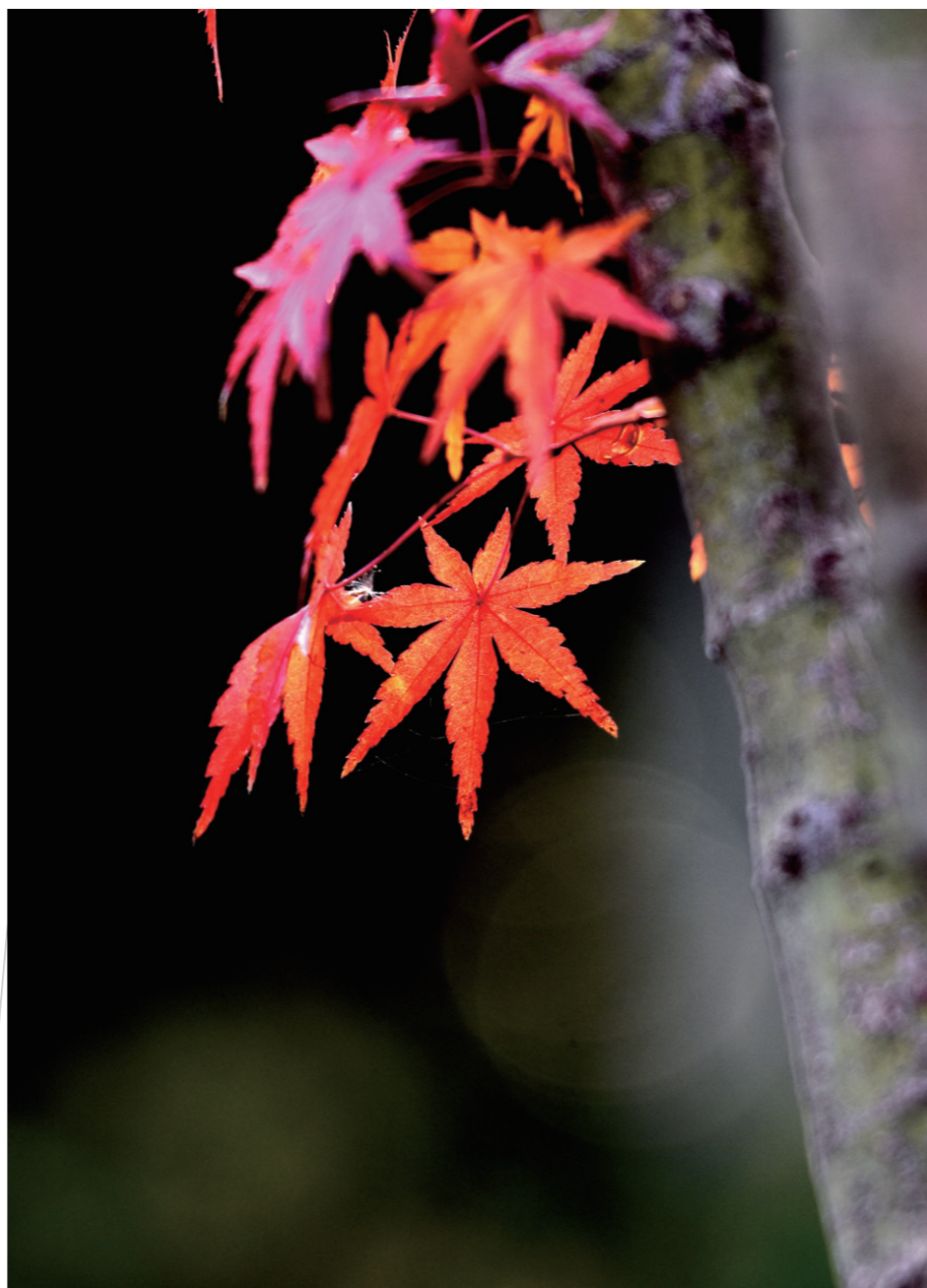
黄雀排着方阵
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向主席台

而我。拒绝
在深秋
孤单成一片落叶

4. 糖纸
光，射透木板
我看见，祖母塞进陶罐的秘密
红，黄，蓝，绿，白
唯独不见
黑

我把秘密说给
苦楝树上的乌鸦听
乌鸦站在窝里，扯开喉咙，仰天大笑
哇。秘密
被妹妹偷听

后来
祖母逢人就夸
这孩子，嘴甜得跟蜜糖似的
我暗自捏紧黑纸片，等祖母发现



红叶如秋 李陶摄

一些情感

李豆庆

秋天终究要来了，这是我从树身上看到的。树叶经过春夏的洗礼，变得沧桑而坚强，坚强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一些叶子已经泛黄，在下一场风雨来时，它们会先一步离开树，或许等不到下一场风雨，在某个日头高挂蓝天映照时刻，会悄无声息的落下一片，两片，落下时在地面刮擦出细碎脆嫩的声音，像黄蝴蝶翩然而过，带来一丝惆怅。那惆怅与一个传说有关，遇见黄蝴蝶，会遇见爱情，十几年前相遇的男人微笑着对我说。那时在那拉提，也是秋天。

之后很多年我们一直佛系联系。不叨扰，现实太远隔千里，联系久远一次，在微信的片言只语之间，悠然如微风。清浅的美与温和，暖彻心扉，多像天上的云，只可远观不可掠夺，懂云的人只看看，便是沧海。

他每年都要来两次。清明时节 去他父亲孤坟的坟前。深秋 去更远的农庄 收一点红利。

我们找一个老地方吃饭，老地方物是人非时，便找一家从没去过的馆子，莽莽撞撞闯进去。饭在其次，目的是说话。同行的总是焦、袁两位朋友。每年两次的四人聚会是我们疲倦灵魂的驿站，是仪式感十足的时刻。四人以排列组合的方式倾诉，诉生活的辛劳，兴头上炫耀自得之处，间或开点无伤大雅却略伤人心的玩

特别推荐

曾高飞乡土散文系列

灰鸡婆带着一群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在马路边觅食，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来。不谙世事的小鸡，依旧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嬉戏。灰鸡婆急了，一边咯咯咯地叫唤着，一边扇动翅膀，拼命奔跑，把小鸡赶往路边避险。结果，灰鸡婆被拖拉机撞了，断了一条腿。

与我同龄的儿时宠物灰鸡婆

女儿喜欢动物，做梦都想养宠物。养过一对鹦鹉，结果一只拉稀，病死了；一只趁她打开笼门那一刻，飞走了。一死一逃，女儿都哭得稀里哗啦，悲恸欲绝。现在家里小玻璃缸里还有三条小金鱼，鱼儿成天无所事事，在狭窄的空间，肤浅的深度里游来游去，等着喂食。水里的鱼根本无法满足女儿的欲望，她一边写着一本叫做《动物历险记》的儿童小说，一边缠着问我小时候有没有关系非同一般的动物伙伴，并要我讲讲这些动物的故事。

女儿这么一提醒，我想起了那只鸡，那只与我同龄的灰色老母鸡，全家都昵称它灰鸡婆。

在所有家禽中，灰鸡婆是陪伴我时间最长的，与我一起度过了婴幼儿时期，童年，少年，直到我十四岁那年，灰鸡婆才结束它那光辉漫长的一生。女儿告诉我，鸡一年相当于人十年，也就是说，灰鸡婆活了一百四十岁，可谓鸡界的罕见的大寿星了。

大我两岁半的哥哥出生的时候，正是家庭如日中天的时候，父亲在水库工作，母亲是赤脚医生。等我出生，家道开始没落。父母亲都由于时代和家庭背景原因，回到了生产队，做了农民，靠集体出工，挣工分养活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一百天的时候，外婆家的母鸡孵出来一窝鸡崽，共十只，外婆就把那十只鸡崽放进一个笼子里，拎到我家来，说是给我的见面礼。外婆那人，与母亲一样，做事情，都能穿过眼前，深谋远虑，她的想法是，这些鸡崽与我一起成长，当我断奶的时候，鸡崽也长大了，可以下蛋，保证我在需要营养的成长岁月，不至于要啥没啥，不至于过于营养不良，影响长个。

我在茁壮成长为鸡崽也在茁壮成长为鸡崽，长大了，雄的趾高气扬，开始打鸣调情了，雌的会下蛋了。第一只下蛋的，就是灰鸡婆。灰鸡婆的初蛋很小，比鸡蛋大一点。下蛋后，灰鸡婆用它特有的兴奋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母亲。母亲十分高兴，三步并作两步，把那个带着灰鸡婆体温的蛋捡起来，握在手心。母亲取来一个小碗，在碗里盛了一掬水，将蛋打在碗里，蘸点盐，用筷子搅匀，然后在饭后，将碗放进饭锅里。饭熟了，鸡蛋羹也熟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鸡蛋羹。后来母亲幸福地回忆说，那顿，小小的我吃得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吃完后又哭又闹，缠着还要。

从那以后，每天我都能吃到一顿美味的鸡蛋羹。我在一天天长，灰鸡婆也在一天天长，下的蛋也一天比一天大。到我一岁多的时候，灰鸡婆已经长到四五斤重了，下的蛋与鸭蛋一样大。也是那群鸡中，块头最大，下蛋最大，最频繁的。那十只鸡，有三只还没长大就夭折了；长大后，有三只母鸡，四只母鸡。母鸡是要留下来的，因为母鸡下蛋；公鸡是不能留那么多的，一般留一只，用来打鸣和交配。因为公鸡不下蛋，还要浪费粮食，当家里来贵客，或者过年过节的时候，公鸡就有可能要无私奉献自己的肉体了。那时候没有手表、闹钟，判断时间全靠村里此起彼伏的鸡叫声。有的人家，甚至一只公鸡都不留下，反正左邻右舍家里有公鸡。那时候，农村养鸡是散养，真正的走地鸡，清早放出去，天黑了自己回来。到了性成熟季节，公鸡追得母鸡满山遍野乱跑，逮着就交配，根本不分母鸡是自己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灰鸡婆肚子很争气，一天一个蛋，很少有落下的，比我们村生孩子最多的那个女人还厉害，那女人一生生了十多个儿女。我在家排行老三，妹妹小我五岁多。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灰鸡婆下的蛋，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的专享，不用担心谁来跟我抢食。哥哥出生的时候，有肉吃，据父母说，一天保证半斤瘦肉，所以，小时候基础夯实了，后来哥哥长得牛高马大。我出生的时候，虽然家道没落，很难得吃到肉了，但有灰鸡婆勤快下蛋，也奠定了一点基础，也长到了一米六多，勉强可以给世人一个交代。到我四五岁的时候，外婆当年送的那批鸡，要么因为天灾，要么因为人祸，都死翘翘了，就灰鸡婆硕果仅存了。

天灾是鸡瘟。那年月，村里的鸡每年夏天都要发瘟，死掉一大批。人祸宰杀，尤其在过年过节，或者贵客临门的时候。母亲很好客，只要客人来了，没钱买鱼买肉，就杀鸡，特别是哥哥姐姐的同学。后来对我的同学也一样。宰哪只不宰哪只，母亲只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会不会下蛋。所以，灰鸡婆因为下蛋有功，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生死劫。

在我记忆中，家里养了很多鸡，很多都是灰鸡婆的子孙辈，是灰鸡婆孵出来的，或者灰鸡婆的女儿孵出来的。灰鸡婆的寿命比很多子孙都长。甜蜜的日子总是过得太快，但总有结束的时候。我三四岁，就只能偶尔吃到灰鸡婆的蛋了。那时候，鸡要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卖，换回油盐酱醋，针线扣梳。这个时候的灰鸡婆，长得像一只鹤了，有七八斤重，下的蛋很大，鸭蛋一样，相当于其他鸡蛋的两三个大小；也下得很频繁，几乎天天有。灰鸡婆的屁股因为下多了蛋，十分宽大松弛。它下蛋，已经不费吹灰之力了，要下蛋了，匆匆赶往鸡窝，在那儿一蹲，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咯咯咯地报着

喜，高高兴兴地觅食去了。每年的端午，中秋和生日，都有蛋吃。灰鸡婆的蛋大，谁生日谁吃灰鸡婆的蛋。但端午和中秋，因为我小，灰鸡婆的蛋就是我的，没得商量。六岁的时候，在村中心小学读书了。母亲说，灰鸡婆就交给你了，你好好照顾它，你的学费以后就靠它了。

记得那个时候的学费，一年级每学期两块，二年级三块钱，三年级四块钱，四年级五块钱，五年级六块钱。当时小学还没到六年级。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也是一股动力。我每天追着灰鸡婆，捉虫喂它，它一下蛋，我就把蛋从鸡窝捧出来，放到一个罐子里，储存起来，到一定数量了，就交给母亲拿到镇上卖。那个时候，鸡蛋买卖都按个数，不论斤两。一个鸡蛋五分钱。灰鸡婆下的蛋实在太大了，在一堆鸡蛋中十分醒目。整个镇上，只有灰鸡婆的蛋是例外的，可以卖到一毛钱，相当于两个普通鸡蛋，但买卖双方都明白，其实灰鸡婆的蛋远不止两个普通鸡蛋大小。尽管顾客买时唠唠叨叨，讨价还价地说八分钱。但母亲不松口，顾客还是表面唠叨，内心高兴地买走了。

靠着灰鸡婆下的蛋，我顺利读完了五年小学。升初中那年暑假，灰鸡婆遭遇了不幸。它带着一群刚孵化出来的小鸡在马路边觅食，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来。不谙世事的小鸡，依旧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嬉戏。灰鸡婆急了，一边咯咯咯地叫唤着，一边扇动翅膀，拼命奔跑，把小鸡赶往路边避险。结果，灰鸡婆被拖拉机撞了，断了一条腿。灰鸡婆拖着那条断腿，回到家，我们才发现，它受伤了。

当天晚上，父母就如何处置灰鸡婆，吵了一架。父亲说，受这么重的伤，过两天肯定要死的，与其让它死了，不如明天宰了，吃个新鲜。母亲不同意，说灰鸡婆没伤到要害，会挺过去的。我哭了，坚决不同意杀了灰鸡婆。父亲拗不过，只得同意我和母亲的意见。当天晚上，我给母亲掌着煤油灯，把灰鸡婆从鸡窝里捉了出来，母亲给灰鸡婆擦了点紫药水，做了简单包扎。灰鸡婆没有辜负我和母亲的期望，几天后，它伤好了，可以四处走动了。只不过，留下了后遗症，那条腿瘸了，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很不好看。值得庆幸的是，这并没有影响灰鸡婆生育，它仍然殷勤地下蛋，下的蛋依旧鸡蛋一样大小。

与人一样，动物都有生老病死，这种自然规律，谁都不可避免。灰鸡婆最后还是没能逃过被宰杀的命运。初二那年，灰鸡婆十四岁，也老态龙钟了，身上的毛开始掉，掉后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又可以长出来了，渐渐地体毛稀疏，皮肉清晰可见。那一年，年景不好，先是春末夏初的洪灾，后是夏秋初的旱灾，庄稼收成大打折扣，人都吃不饱，就更没有余粮来喂鸡鸭了。进入冬天，野外也没有虫子可找了。块头大，胃口大的灰鸡婆成了父亲的眼中钉。一只灰鸡婆要吃掉两三只鸡的粮食。偏偏由于年纪大了的缘故，灰鸡婆在那个冬天不下蛋了。从收割完庄稼那天开始，父亲就一直唠叨要把灰鸡婆宰掉，一家人饱餐一顿。母亲很是不舍，觉得数十年饲养的家禽中，灰鸡婆对家庭所做的贡献最大，也对灰鸡婆怀有侥幸，希望奇迹出现。母亲说，再等等吧，看看它还下不下蛋。

很快就到过年了，灰鸡婆并没有像母亲期待的那样下蛋，哪怕是偶尔一两个。母亲再没理由阻止父亲宰杀灰鸡婆。大年那天清早，父亲把我和母亲支出去磨豆腐。上午等我们回到家里，灰鸡婆已经被父亲宰了，毛也被拔光了。灰鸡婆静静地躺在砧板上，占据了满满的一砧板。灰鸡婆那只瘸了的腿想努力伸直，但仍然弯着。看着灰鸡婆肥胖的遗体，我的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灰鸡婆被肢解后，鸡肉炖了满满一锅。但那天，我的鼻子一直是酸的，闻不到鸡肉的香味。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年夜饭之前，一只柴火灶就一直在炖灰鸡婆。家里穷，灰鸡婆很大，那个年夜饭，父母没有准备其他菜。那只灰鸡婆的肉，足足盛了四大菜碗。

那时候，农村的菜碗很大，与水浒英雄聚义厅上盛肉的大碗一样大。那次年夜饭，气氛很沉闷，全家迟迟没有动筷子。过年没有喜庆不行，母亲强颜欢笑，给四个孩子夹了鸡腿和鸡翅，我和妹妹是鸡腿，哥哥是鸡翅。在父母一再催促下，我们把鸡肉塞进嘴里。由于寿命实在太长，灰鸡婆的肉老化了，硬梆梆的，根本就嚼不动。那四碗鸡肉，基本上留在那儿，没有人动。每个人都往饭里倒了一些鸡汤，把饭匆匆吃了。

当然，那年岁，总有勇士，何况是鸡肉，一年难得吃上一回的鸡肉！初三初四，表兄弟过来拜年，每餐母亲都端出两碗鸡肉，就这样，那四碗鸡肉还是被吃掉了。

但那只灰鸡婆，一直在我记忆中，就像故乡的一位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就像一位曾经同舟共济的亲人，构成我关于故乡回忆的一个重要部分。让我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依然清晰地将它想起。

泪眼朦胧中，那只肥硕的灰鸡婆，正在一瘸一瘸地向我走来。